

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，到底是谁抄袭谁？

细数古诗词中的“乌龙事件”

□念缓

改名换姓？ 联想中的“小偏差”

古诗词“张冠李戴”，实际上并不新鲜。

但凡对古诗词有点印象的朋友，都能流利背出这句——

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
王之涣笔下的这句“风柳相合”，带着一腔边关哀怨，顶着《凉州词》的名姓，穿越漫长时光，成了许多人最早的边地想象。

鲜有人知的是，这些词景相映的绝美诗句，是古诗词“张冠李戴”最早的“受害者”。先来看看“凉州词”的出身。可以说，延续至今的凉州词句，无异于是让盛唐伤透脑筋的“边境”隐患的委婉写照。唐朝初年，稳坐中原的王朝不得不面对突厥、吐蕃、吐谷浑的强势抢地盘，一来二去，边境战火几乎没有断过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光是唐开元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，凉州一代就曾进行24次大战役。

打仗之外，大家也做了些别的事情。比如，随着中原和凉州的文化交融，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乐曲淌进了中原官员的耳朵。常年驻守西部边关的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就是其中之一。

音乐，是盛唐的一大灵魂，更是一身艺术细胞的唐玄宗李隆基的心头好。郭知运为了讨皇上欢心，干脆把搜集到的《凉州曲》进献给唐玄宗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些颇具民族特色的乐曲立马俘获了玄宗的耳朵。光听不算，玄宗还特地让教坊将它们悉数翻译成中原曲谱，统一配上新的歌词演唱。而这些被重新配上的歌词，也就成了名传后世的《凉州词》。

据研究，后来的《凉州曲》成了宫廷聚会的“必备曲目”，甚至流入民间。为凉州曲填词一时成了社会风尚，吸引了王之涣、王瀚、张籍等诗人跃跃欲试，他们将忧国忧民、边境想象等思想一股脑儿融进文字，有超过一百首作品因此传世。

故事到这儿还没完。唐中晚期后，随着唐朝对凉州的控制受到威胁，一首首《凉州曲》迎来了厄运。据考，从唐代宗广德二年开始，唐廷基本失去了对凉州的实际掌控，这样的“窝囊气”一受就是好几百年，甚至直到明太祖洪武出马平定河西诸路才扬眉吐气。在此期间，《凉州曲》直接被硬生生“篡改”了名姓，成了不知来由的《梁州曲》。讹传多了，南宋时期一些清楚真相的文人不得不站出来为“正牌”打抱不平说“乐府所传《大曲》，惟《凉州》最先出。……后遂讹为梁州”。也有人尝试破解误传背后的因由，猜想是大伙灵活的脑洞惹的祸，所谓“凉州即梁州，有七宫曲”“凉州今转为梁州，唐人已多误用，其实从西凉府来也”等。可是说破了嘴皮子，《凉州曲》还是硬生生地扛了“误会”好几百年，直到今天又换回了正确的名字。

同样因大伙“莫名联想”坏事的，还有此次“文案抄袭”风波中的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。甚至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坚信，这是曾国藩的原创。那这就得为宋代大书法家蔡襄叫个冤。至少在这首《十三日吉祥院探花》，人家写的可不止这一句——

花未全开月未圆，
看花待月思依然。
明知花月无情物，
若使多情更可怜。

前阵子，广告抄袭事件受到广泛关注，其中一句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也进入了大家的视野。只是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这背后还有个美丽的乌龙——此句并非流传所言，出自清代曾国藩，而是北宋蔡襄实打实的原创。但是由于曾国藩太喜欢引用了，就被后人误会成了他的原创。

细细数来，有关诗词发生的“乌龙”并不少见。总有那么些诗句，流传着流传着，就“闹点误会”甚至是“改名换姓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

《游园不值》曾入选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材，此为教材中的配图。

至于为什么把故事放到曾国藩身上，倒也有理可循。曾国藩是这句诗的忠实拥趸，他的《致沅弟》里曾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句，大赞其间蕴藏的人生智慧，说“平日最好昔人‘花未全开月未圆’，以为惜福之道、保泰之法莫精于此”。真要往前倒个几百年，曾国藩和蔡襄绝对能聊上话。蔡襄向往的这种“非最佳状态”带来的满足与喜悦，本身就是照耀在曾国藩心里的白月光。只不过，曾国藩换了一种说法，叫作“求阙”。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“求阙斋”，还专门写了《求阙斋记》，直言：“一损一益者，自然之理也。物生而有嗜欲，好盈而忘阙。”

彼时正值道光二十五年，曾国藩可谓顺风顺水，事业一片大好，可这时他偏偏舍“盈”逐“亏”，将自己深藏内心的处世智慧与远大志向展露得清清楚楚。正因为如此，和蔡襄隔空“会意”的曾国藩高举着“粉丝牌”，几次三番在自己的书信中化引此句，用得多了，再加上曾国藩本身的影响，人们自然而然也就把这“版权”放在了他身上。著名教育家范敬宜曾在书信中直言对曾国藩这番巧思的欣赏：“我现在正努力求阙，不过，真正做到这点不容易，需要时时有人给提个醒。”就这样，这个美丽的“乌龙”就此跳出了曾国藩的封封书信，汇入了流淌不止的时光长河。

“星移物换”？ 思维里的“小惯性”

如果说以上提及的误会源

于一些奇奇怪怪的联想，那么还有一些诗句的“乌龙”倒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，真要“追究”下去，怕是只能源于人们的“惯性”思维。

比如，于谦的《石灰吟》大家耳熟能详，可能准确记诵出来的人少之又少。

这首诗出自十七岁的少年于谦，以石灰之成型直吐不怕艰险、勇于牺牲的一颗赤子之心。

“陷阱”就藏在最后一句上：“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

注意，此处开始找不同，于谦的原句其实是：“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

早在唐代，就出现了“粉身碎骨”的用法。如《霍玉小传》所记：“平生志愿，今日获从，粉身碎骨，誓不相舍。”

粉骨碎身，恰恰是粉身碎骨的同义词，几乎和粉身碎骨同时出现。只是到了现在，在人们的语用习惯里，“粉骨碎身”渐渐退场，“粉身碎骨”成了常用成语。因此，用语习惯和日常思维一配合，成了大家口中的“粉身碎骨全不怕”。

无独有偶，“绿蚁醅新酒”也是这样。

原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，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。能饮一杯无？”

恐怕连白居易本人都想不到，原本自己写给友人刘十九的邀酒之辞，却被后人“改写”了，原句“绿蚁新醅酒”直接成了“绿蚁醅新酒”。不信，随便打开一个搜索软件，便能“抓”个现行。

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”成为影视剧中的高频诗句。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截图

用”空间。事实证明，到了现代，此句多次流于文学作品中，成了人们谈情说爱、海誓山盟的经典“描摹”，原有的大雁爱情也在多次“讹传”中悄然退场，把舞台让给了现代人类的情情爱爱。

再有便是让大家“傻傻分不清”的《论诗·其二》。究竟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还是“江山代有人才出”呢？指不定有多少朋友会摇摆一二。原因也简单，相较略显生涩的“才人”，“人才”在现代汉语中实在太过常用，往句子里一放，意思好像也能说过去？

然而，真要放回词典看，“人才”与“才人”的语义是有明显区别的。前者最早出现在汉代，“人才高下，不能均同”，说的其实是人的才能；后者同样出自汉代，所谓“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，不能使人必法己”，指的恰恰是有才华的人。这也是赵翼所要讨论的关键所在。这么一看，以“今情”度“古思”，思维惯性一上场，真真让古诗词也尝到了“谣言”之苦。

无伤大雅？ 迷雾内的“小光点”

提及这些古诗词里的“小乌龙”，人们大多一笑了之，或许也会略感有趣，总之无伤大雅。事实上，至少有这么一些“误会”，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轻松。

举个例子，经常被“改头换面”的“受害者”里还有这么一位，南宋诗人叶绍翁的《游园不值》。上句——“应怜屐齿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”读来朗朗上口，可下一句就让人费上了脑筋——究竟是“春色满园关不住”，还是“满园春色关不住”呢？

如若按照现代思维，“满园春色”是妥妥的偏正结构，怎么读怎么顺畅。可定睛往诗文里一瞧，叶绍翁的原话，却是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

这时候若觉得二者“差不离”，那真容易“贻笑大方”。换句话说，简单一个语序，就算意义大差不差，却还是存在实质性的不同。这就得提到古诗创作中极为关键的一条要求——遵守格律。格律，简单来说是诗歌的音律，也可以理解为上下句的平仄相对。照这个规矩，这一句的平仄格就有了规定，第一、三字可以不管，但第二个字一定要是仄声（三、四声调），第四个字一定得是平声（一、二声调）。把这个框框一放，“满园春色”就必须得给“春色满园”让路了。

这也不是创作者“矫情”，相反，古代诗歌的实质在于吟，也就是今天的朗诵，声律把控着其间的命门。

再回过头看，“绿蚁醅新酒”藏着白居易天马行空的联想，“直教生死相许”蕴涵着生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对普通生命真挚的赞美与钦佩，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更含着千年前的文人最本初的生命哲思。

所以，“乌龙”还是少闹为好，毕竟，被这些“迷雾”遮盖的，或许恰是文字背后历经时光冲刷还熠熠闪烁的光点，更是昔人所思所见、所想所念中执着存留的东方智慧。

据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公众号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刘燕